

玄应《一切经音义》写卷考*

徐时仪

唐释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共二十五卷，是现存最早的集释众经的佛经音义，又名《众经音义》，简称《玄应音义》。该书成书后存于释藏，并有传抄本流行。

敦煌吐鲁番写卷所存《玄应音义》有 S.3469、S.3538、P.2271、P.2901、P.3095^①、P.3734、P.3765、Φ23、Φ367 及残片 Φ368、д x 00209、д x 00210、д x 00211、д x 00252、д x 00255、д x 00256、д x 00320、д x 00386、x 00411、x 00583、д x 00585、д x 00586A、д x 00586C、д x 00965^②和 Ch/U8063、Ch/U8093、Ch/U7449、Ch1214、Ch652 等^③。

据《正仓院文书》记载，日本奈良时代《玄应音义》已传到了日本，人们屡屡书写、读诵、钻研之^④。现存日本的写卷主要有：奈良正仓院圣语藏的唐五代期间写卷^⑤，存卷四、卷十七至卷二十二及卷六的一部分残卷，其中卷六为天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YY044)研究成果。

① P3095 前五页为《大乘一异安心法》、《大乘法门》和《唯识心观法》的经疏略抄，后五页为用朱色写在某经卷背面的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1册分为3095和3095V°。

② Φ23，又作Φ230，下同。д x 00585、д x 00586A 中第一页页尾残存有“珠玑居”三字的一半，与Φ367首行“珠玑居衣反说文珠之”的残缺部位正好相合，它们应是同一写卷。由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影印此卷不是彩色制版，粗看似乎是某经卷的反面，细看方能辨认出一些很淡的音义字迹，故拙著《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未提及此卷，且认为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释“一切经音义”将斯坦因三四六九号误作此卷。高田时雄先生在巴黎曾抄录此卷，承蒙赐告，谨此补正。

③ 德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所藏。参西胁常记：《柏林所藏吐鲁番汉语文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④ 梁晓虹：《日本现存佛经音义及其史料价值》，《佛经音义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⑤ 正仓院藏有天平写本，隋写本，宋版，日本宽治版（宽治为堀治天皇年号，1087-1093）等，合称为圣语藏。落合俊典《日本存七种一切经对照目录》（暂定第二版）可能因据大正藏编号而漏录了此写卷。

平写卷^①。东京博物馆旧藏有大治三年(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释觉严的钞写本^②,昭和五年(1930)十月转藏于宫内省图书寮(后称为宫内厅书陵部),大致与P3734所存卷十六相一致,缺卷三至卷八,共十九卷。

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法隆寺一切经为大治三年(1128)写本。石山寺的写卷写于承安四年到安元年间(1174-1175),广岛大学藏有第二卷至第五卷,天理图书馆藏有第九卷和第十八卷,名古屋博物馆藏有第十二卷,反町弘文庄藏有第十三卷,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有第二十五卷。京都大学文学部亦藏有其中的第六和第七卷。稻园山七寺的写卷今存有卷一至卷十、卷十二至卷十四、卷十六至卷十八、卷二十一、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其第十五卷曾为小杉温邨(1834-1910)收藏,现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兴圣寺今存有卷一至卷二十五全书。西方寺存有卷一、卷三至卷六、卷九、卷十三、卷二十一和卷二十五,新宫寺存有卷一、卷五、卷八、卷十一、卷十三、卷十六至卷二十一、卷二十五。天野山金刚寺今存有卷一至卷四、卷六至卷七、卷九至卷二十一、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

以上就是笔者所掌握的《玄应音义》写卷存世的情况。本文拟就该书写卷与刻本的异同、写卷之学术价值作一研究。

一、《玄应音义》写卷与刻本的异同及源流关系

《玄应音义》的刻本有释藏本,开宝^③、崇宁^④、毗卢、圆觉、资福、磻砂、普宁、明洪武南藏收录于千字文的阶至弁^⑤,金藏和高丽藏为纳至转,明永乐南藏为云至雁,明永乐北藏和嘉兴藏为郡至并,日本天海藏亦为阶至弁,缩刻大藏经为为,卮正藏为三十五册,龙藏、频伽藏和大正藏未收录。除释藏本外,尚有清顺治十八年刻本^⑥;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庄炘据西安大兴善寺明南藏本重雕本,注中有庄炘、钱坫和孙星衍诸人的校语;嘉庆十六年(1811),阮元采购《四库全书》未收书,各撰提要进呈,赐名《宛委别藏》,凡一百六十种,其中

①严绍璿《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记正仓院藏唐人写本《一切经音义》误以为玄应所作《一切经音义》为一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②周祖谟:《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第192页。

③开宝藏今仅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大方等大集经》等经文中十餘件,未见《玄应音义》。参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69页。

④崇宁藏存有卷五的卷首以下五帖(大阪府立图书馆编《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1935年)和卷十七(藏山西省博物院,福建鼓山永泉寺请印,东禅寺刻版)。此为现存最早的《玄应音义》刻本。

⑤普宁藏今存元刻本卷十、卷十五至卷十八和卷二十,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洪武南藏本缺第六卷。

⑥顾千里:《思适斋集外书跋》经类载录:“右顺治十八年刻本,二十六卷《一切经音义》及经韵楼校皆从钮匪石转录,暇日仍当向若膺先生借底本覆勘之。顾广圻记。”据上海图书馆藏苏州百拥楼书仓本,第8页。

有《玄应音义》，《肇经室外集》卷二并载有《一切经音义》提要^①；道光十一年有古稀堂刻本；道光末年潘仕成翻刻庄本，收入海山仙馆丛书^②；同治八年（1869）曹獬据庄本的覆刻本等^③。

《玄应音义》大致可分为两大系列：一以丽藏本为代表；一以碛砂藏本为代表^④。如就各本收释的佛经而言，碛砂藏系释佛经四百四十部，缺丽藏系卷五中如下二十一种经：《超日明三昧经》、《月上女经》、《中阴经》、《须弥藏经》、《佛华严入如来不思议境界经》、《诸佛要集经》、《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大乘同性经》、《阿閼佛国经》、《莲华面经》、《迦叶经》、《孔雀王神呪经》、《发觉净心经》、《无上依经》、《移识经》、《未曾有经》、《不思议功德经》、《大吉义咒经》、《菩萨梦经》、《文殊问经》等；丽藏系释佛经四百五十四部^⑤，缺碛砂藏系卷十三中的《八师经》、《罗云忍辱经》、《四辈经》、《须摩提长者经》、《贫穷老公经》、《饿鬼报应经》和卷二十《提婆菩萨传》共七种经。

《玄应音义》写卷大致与丽藏本相近，就收释的佛经而言，碛砂藏所缺的二十一种经，七寺本、西方寺本均存，敦煌 P2901 中则有玄应所释《中阴经》、《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迦叶经》和《发觉净心经》。又如丽藏本所缺七种经，敦煌写卷无，金刚寺本、七寺本、西方寺本亦无。

据我们对各本的对勘统计，《玄应音义》全书所收词语约有九千四百三十条，除去重复后约有七千九百六十条，其中梵语词约有八百五十条。值得注意

⑤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影印出版《宛委别藏》中影印有同治八年武林张氏宝晋斋本。

⑥《丛书集成初编》据海山仙馆丛书本影印。周祖谟《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一文已指出是卷一第十一页与第十二页误倒，即《大方广佛华严音义》第五十四卷至第五十八卷音义当为第十一页，《大方等大集经》第一卷至第八卷音义当为第十二页，前后方能衔接。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下卷二十《释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981-982 页。

②参拙文《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以玄应音义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③其中卷十三中《修行本起经》重出，核《慧琳音义》卷五十五所转录，丽藏本似误将《处处经》中的“焰爆”分出而另行作为一部《修行本起经》，此作一部计；又卷十碛砂藏本卷目中标有《缘生论》和《唯识论》，正文中《缘生论》下释有“舌𦐇”、“𦐇尸”两个词，《唯识论》下释有“羴羊”、“利刺”两个词，丽藏本卷目中只标《缘生论》，未标《唯识论》，正文中在《缘生论》下释有“舌𦐇”、“𦐇尸”、“唯识论”、“羴羊”、“利刺”五个词，其中“唯识论”接排在“𦐇尸”中。《慧琳音义》卷五十一所释《缘生论》，卷目中标“无”，正文中标慧琳撰，释有“舌𦐇”、“颈浮陀”、“𦐇尸伽”、“唯识论”、“羴羊”、“利刺”六个词，其中“唯识论”作为所释词目而未作为经名。据我们核检今传本，陈朝真谛翻译的《大乘唯识论》中确有“羴羊”“利刺”二词，且玄奘弟子窥基撰《唯识二十论述记》曾指出真谛所译“羴羊”应为“羴羊”，并述及“刚铁林刺”的来由。因此“羴羊”“利刺”应归入《唯识论》，丽藏系连写在《缘生论》中可能是书写时的失误。

的是,各本对这些词语的收释则有同有阙,颇有参差。如磧砂藏本卷一末的“宵冥、综、核、纒素、软、炼、鎔”七条为各本所无,石山寺写本第六卷中“旃檀、瞻察、纯一、懈怠、族姓、萧笛、帝相”等九条为各本所无^①,山田孝雄汇编本卷二十二中有“寻伺、异熟、应吞、冥性、若暖、行蕴、预流、有梢、如如、萨迦邪”等五十六条亦为各本所无^②。俄藏敦煌残卷 Φ23 中则增补有各本所无的“剝剥、臂印、自在王领、三百攢”等^③。又如丽藏本卷二十三释《显扬圣教论》第十卷中有“能祀”条,大治写本和德藏吐鲁番残卷 Ch652(TⅢ T262)同,磧砂藏和金藏本则无。丽藏本卷十七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七卷中有“趁早谷,趁庸也”六字,各本皆无。就收释的词语而言,《玄应音义》写卷虽大致与丽藏本相近,但彼此间也不尽相同。如《玄应音义》卷十五释《十诵律》、《僧祇律》、《五分律》三部分,丽本此卷共释词条四百零二条,其中《十诵律》一百五十九条,《僧祇律》一百六十条,《五分律》八十三条。东京大学藏七寺本卷十五共收三百三十二条,其中《十诵律》一百三十一条,《僧祇律》一百三十四条,《五分律》六十七条。东京大学本与丽本相比共少收七十条,其中《十诵律》二十八条,《僧祇律》二十六条,《五分律》十六条。磧本《十诵律》比丽本多收十二条,其余两卷同丽本。金刚寺本卷十五与东京大学藏七寺本所收词条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金刚寺本《十诵律》卷十九“官稟”条位于“唼唼”条之后,金刚寺本《十诵律》脱卷三十三“魔鱼”条,金刚寺本存《五分律》卷十四“擲掇”条,东京大学藏七寺本无。

就释文而言,《玄应音义》写卷与丽藏本大致相近而与磧砂藏本互有异同。如 P3734 卷十六释《舍利弗问经》園内:“七情反。《广雅》:園、園、屏,厠也。《释名》:言至秽处修治使洁清也。”屏厠,丽、金藏本同,磧砂藏系作“屏厠”。又卷十六释《戒消灾经》负撻:“力展反。《淮南子》曰:撻载粟米而至。许叔重曰:撻,担之也。今皆作輦。”负,丽、金藏本同,磧砂藏系作“角”。《玄应音义》写卷也有一些释文与磧砂藏本相同而与丽藏本不同。如西方寺本、金刚寺本、七寺本三本共有部分为卷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九、卷十三、卷二十一、卷二十五,大致上金刚寺、西方寺本与磧本相近,而七寺本与丽本相近^④。又如东京大学藏七寺本和金刚寺本有如下四条与丽本相异而与磧本一致:

振摆:“又作捩,同。捕买反。《说文》:反手击为摆也。(《五分律》第

①石山寺写本“瞻察”和“纯一”混为一条,据我们比勘奈良正仓院圣语藏本卷六残卷所载,应为两条。又,其中“萧笛”条亦见于德藏吐鲁番残卷 Ch/U7447(TⅡ Y18.1)(西胁常记《柏林所藏吐鲁番的汉语文书》,第63页)。

②又如山田孝雄汇编本有释《瑜珈师地论》卷二十九中的“欲塵”“逮得”、“魔目”,磧砂藏、丽藏本和《慧琳音义》卷四十八所录皆无。

③石山寺写本和山田孝雄汇编本等写本与丽藏本也不尽相同,丽藏本各本可能源于同一写本的几种传抄本,可在丽藏本这一系统中再作比勘,分出支系。

④详参毕慧玉:《日本藏玄应〈一切经音义〉写卷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三十七卷)

按:捕,磧藏本、东京大学藏七寺本、金刚寺本作“補”。

擣箭:“而注反。亦言撻箭也。念言擣莖、擣物皆作此字也。(《五分律》第三十七卷)

按:念,磧藏本、东京大学藏七寺本、金刚寺本作“今”。

啗噫:“于禁、乙戒反。啗噫,大呼也。《说文》:饱出息也。律文作啗,非也。(《五分律》第四十卷)

按:出,丽藏本脱,磧藏本、东京大学藏七寺本、金刚寺本存。

雷霆:“达丁反。《尔雅》:疾雷为霆霓。郭璞曰:雷之急激者也。《苍颉篇》:磳磳也。霓音五结反。”(《僧祇律》第二十卷)

按:达丁反,磧藏本、东京大学藏七寺本、金刚寺本作“达顶达丁二反”。

也有一些丽藏本和磧砂藏本相同而与玄应音义写卷相异。如卷一释《大集月藏分经》第一卷中“枨触”云:“《说文》作檜,柱也。隐音纒庚反。《字统》作枨,丈庚反。枨,触也。嫫毘触亦作毘,音丈衡反。”其中“隐音”,磧砂藏和丽藏本同,《慧琳音义》卷十七转录改为“音”,海山仙馆丛书、宛委别藏本亦同,而金刚寺本、西寺本作“音隐”,据金刚寺本、西寺本所载,可知“隐音”当为“音隐”之误倒,据玄应所释文意,“音隐”是《说文音隐》的略称,此书今失传,《隋书·经籍志》以是编列于吕忱《字林》之下,四卷,撰者不详。

《玄应音义》写卷往往删略部分书证。如丽藏本卷一释《大威德陀罗尼经》卷十六铁嘴:“今作啖,又作嘴,同。子累反。《广雅》:嘴,口也。《方言》:嘴,鸟喙也。经文作嘴,非也。嘴音似栗反。”俄藏 Дх 00583 残卷为:“今作啖,又作嘴,同。子累反。《方言》:嘴,鸟喙也。”又鸛侯:“许牛反。鸛鸛也,亦名训侯,一名钩鸛,昼伏夜鸣者,亦名恠鸟。”俄藏 Дх 00583 残卷为:“许牛反。鸛鸛也,亦名训侯,昼伏夜鸣者。”又如丽藏本卷二释《大槃涅槃经》卷十怡悦:“古文嬰,同。弋之反。《尔雅》:怡,乐也。《方言》:怡,喜也。《说文》:怡,和也。”磧砂藏本同,俄藏 Φ23 为:“古文嬰,同。弋之反。《说文》云:怡,和也。又喜也。”又卷十二往讨:“古文訓,同。耻老反。《汉书音义》曰:讨,除也。《礼记》注云:讨,诛也。”俄藏 Φ23 为:“古文訓,同。耻老反。讨,诛也,除也。”

《玄应音义》写卷彼此也互有详略,如:

捉瑱:“古文𤣥,同。他见反。《周礼》:弁师掌冕玉瑱^①玉笄。注云:瑱,塞耳者也。《释名》云: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或名充耳。笄音鸡。”(《五分律》第六十卷)

按:前划线部分东京大学藏七寺本、金刚寺本无,丽藏本、磧藏本存。后划线部分东京大学藏七寺本无,金刚寺本、丽藏本、磧藏本存。

桄杙:“都角反。下又作弋,同。余职反。《尔雅》:桄谓之杙。注云:即

^①瑱,磧藏本作“瑱”。

概也。穢音徒得反^①。”（《僧祇律》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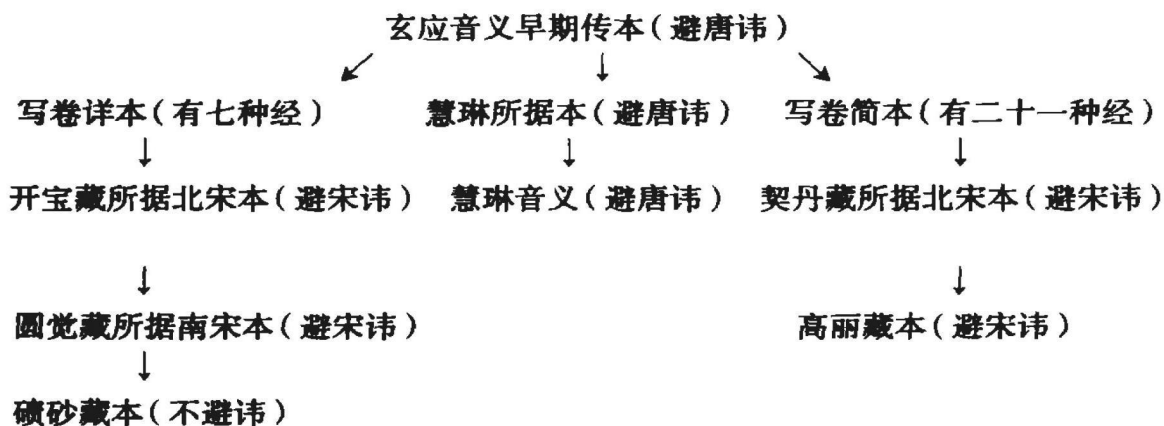
按：划线部分东京大学藏七寺本、金刚寺本无，丽藏本、磧藏本存。

根据我们对《玄应音义》写卷的比勘，似可推测《玄应音义》在传抄中既有误衍误脱等错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和删略，形成了内容大体上相同但某些经文的释文甚至整部经文的释文互异的两个系列，其中无前举二十一部经的是开宝藏初刻本所据之祖本，后成为磧砂藏本一系；有二十一部经的写本可以说是契丹藏所据之祖本，后成为丽藏本一系。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各自依据的传写本不同。磧砂藏所据本的注文较详，可能已对原本作过一些增补，丽藏所据本的注文较简略，可能已对原本作过一些删节和少量的增补，而就敦煌卷子和日本所藏写本与磧砂藏系、丽藏系《玄应音义》本的异同而言，我们推测有一个介于开宝藏初刻本和契丹藏间的《玄应音义》早期传本，这个早期传本既有磧藏系卷五所脱的二十一种经，又有丽藏系卷十三所缺的六种经。在抄写流传中，又出现了有卷五的二十一种经脱卷十三的六种经的传本，西方寺本、金刚寺本据该传本抄写，七寺本与丽藏系本在此传本基础上又有所修订。磧藏系本则在卷五脱二十一种经和卷十三有六种经的传本基础上有所修订，而慧琳所据本似是依据这一早期传本而对其中部分内容及阙失又作了改订和补撰^②。考现存丽藏本《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虽皆同为高丽所刻大藏经，但《慧琳音义》卷四十三转录玄应释“伋民”的“民”和释“泯然”中的“泯”字避唐太宗李世民讳缺笔，卷九十六转录玄应释“怒唬”中的“唬”字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讳缺笔，而丽藏本《玄应音义》卷十七释“和穆”、卷二十一释“祇仰”、卷二十三释“蹶蹶”、卷二十四释“制多”等释文中的“敬”字和卷二十一释“至罗伐”释文中的“镜”字、卷二十三释“阿真底迦”释文中的“竟”字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瑭讳缺笔，卷十九释“筋陡”、卷二十四释“殷净”等释文中的“殷”字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讳缺笔，磧砂藏本《玄应音义》则皆不避。因而我们大致可推测丽藏本《慧琳音义》出自契丹藏所据的唐代传本，丽藏本《玄应音义》出自开宝藏所据的北宋早期传本，磧砂藏本《玄应音义》所据则是南宋传本。又就《玄应音义》丽藏本和磧砂藏本的两大系统而言，《慧琳音义》中存有丽藏本有而磧砂藏本无的二十一部经中的二十部，其中有十部佛经的音义与《玄应音义》大致相同，三部略有增补，一部有较多修订，六部是慧琳自撰。磧砂藏本有而丽藏本无的七部经《慧琳音义》都有，但二者有较大不同，可能

^①徒得反，磧藏本作“之得反”。

^②《慧琳音义》卷六十七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五十四卷“殉肠”云：“先不音。”丽藏本《玄应音义》卷十七释此词为“上辞俊反。”磧藏本为“上辞俊反，下直良反。肠，肚也。”

是慧琳所据《玄应音义》也无这七部经的音义^①,而就慧琳转录玄应所释其他佛经的释文而言,《慧琳音义》又往往与碛砂藏本《玄应音义》较为一致^②。因而我们推测介于开宝藏初刻本和契丹藏间的《玄应音义》早期传本也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和唐太宗李世民讳,在抄写流传中形成丽藏本和碛砂藏本所据的两种传本在北宋初改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瑭和父亲赵弘殷讳,南宋时不避。《玄应音义》版本的传承略如下图:



二、《玄应音义》写卷的学术价值

《玄应音义》写卷保留了早期传本的原貌,即使是一些单词只义,也犹如断玕碎璧,无一不是古泽斑烂,在文献学、语言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 整理校订佛学典籍的依据

现存佛经在历代传抄翻刻中难免有一些衍脱错讹,《玄应音义》写卷所据是唐时传本,存汉唐佛经原貌,是整理校订佛学典籍的重要依据。如日本七寺、兴圣寺、西方寺和松尾社所藏写本一切经中都收有《马鸣菩萨传》,但全文除了“马鸣”这一人名外,内容与刻本一切经完全不同,考《玄应音义》卷二十收释了《马鸣菩萨传》中“绾达”一词,可以证明隋唐入藏的《马鸣菩萨传》正是写本一切经中的这一本子,从而为研究编纂《开元录》时写本藏经的形态提供了依据,也说明了日本所存的写本一切经并非完全从刻本转抄。

2. 提供大藏经传承渊源的佐证

《玄应音义》写卷虽多为残卷,然而从中还是能略窥《玄应音义》成书后

①据耿铭《玄应众经音义异文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考察,这七部佛经在《慧琳音义》中全部标明为“慧琳”撰音,并且其所作音释与碛砂藏本《玄应音义》中的七部音义鲜有相同之处。《玄应音义》中的七部音义共释词十七条,《慧琳音义》中共二十四条,其中只有《八师经》中的“炜烨”、《罗云忍辱经》的“无愠”、《四辈经》的“戏谑”、《须摩提长者经》的“相敦”等四个词目相同,而且即使是这四个词目,其音释的内容也完全不同。

②《玄应音义》高丽藏本少于碛砂藏本和《慧琳音义》的内容大多是引文、引书名,而高丽藏本没有的内容在碛砂藏本和《慧琳音义》中则常常完全相同。据耿铭《玄应众经音义异文研究》考察,《慧琳音义》与碛砂藏本《玄应音义》相同的内容多于高丽藏本《玄应音义》。

的流传线索。如 S3469、S3538 和 P3734 每个词条分列一行,注文单行排列于下,与丽藏、金藏本的行款相同。P2901 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一卷本《四分律音义》词条连书不断,注文双行小字排列于下,与清庄刻本同,而碛砂藏每个词条亦分列一行,注文则双行小字排列于下,可知刻本《玄应音义》的行款与唐写本原式相承关系之一斑^①。方广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附录三《法藏文库版序》说:“《玄应音义》、《广品历章》、《慧琳音义》、《可洪音义》实际都是现前藏经的目录。对上述四种数据的个案研究,可以勾勒当时写本藏经的全貌。”方广钊还提出“写本藏经与刻本藏经是怎样衔接的”等问题,指出“《开宝藏》刊成后,写本藏经并没有马上灭绝,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刻本藏经共同流通”^②。《玄应音义》可能是依据大慈恩寺的藏经目录编纂,可据以比较与《内典录》的异同。《玄应音义》诠释的 458 部佛经大致上反映了初唐时入藏佛经的概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入藏佛经的缩影,由其所释某部佛经的词语可略窥这部佛经的一斑,由其所释各部佛经亦可藉以勾勒出唐代写本藏经的概貌,而从《玄应音义》写卷与刻本的相承关系则可略窥写本藏经与刻本藏经的衔接。

《玄应音义》写卷与各本的异同不仅为我们揭示《玄应音义》的流传系统,也为我们揭示大藏经各本的传承渊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例佐证。研究大藏经各本的传承渊源不仅仅要考虑其版式、装帧、卷帙、目录结构等,而且还要考察其入藏经典的来源和经文内容的异同,具体经文内容的异同往往更能反映其传承的渊源^③。方广钊曾在《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一书中指出:“我国的刻本藏经,《开宝》为中原系统,《契丹》为北方系统,《崇宁》《毗卢》等为南方系统。”各系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同一种经典出现不同的异本,以及同一种经典出现不同的卷本^④。根据丽藏和碛砂藏两个系列所收《玄应音义》的异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三个藏经刻本系统还不是同一层次的不同系统,而具有历时的不同层次,其中开宝藏和契丹藏可以说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共时的平面。开宝藏可能依据的是从中原流传到益州的写本藏经,契丹藏在刊刻过程中可能参照了开宝藏天禧修订本,同时又依据当时北方流传的写本藏经而有增补,二者的异同源出于各自所据写本藏经的异同。崇宁藏、毗卢藏和碛砂藏等与金藏、丽藏则是处于开宝藏和契丹藏之下的另一层次。金藏、丽藏承开

①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释“一切经音义”说:“又今本《玄应音义》词条连书不断,注皆作双行小字,唯有 1935 年碛砂藏本,一语一行,讹字甚少,与敦煌写卷相合,此亦唐本原式。”(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第 517-518 页)

②方广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657 页。

③丽藏与碛砂藏本的用字也有许多不同,丽藏本多存唐写本字体,如市、艾、藏、册、麤等,碛砂藏本则改为匝、艾、藏、處等,可据以略窥唐宋用字异同的概貌。

④方广钊:《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246 页;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丛书 25,汲古书院。

宝藏和契丹藏,兼收并取而融合了二者,崇宁藏、毗卢藏和磧砂藏等虽然是南方系统,但就其所收经文内容而言,其渊源则仍可溯至开宝藏。

3. 探讨佛经音义传承的渊源

最初注释佛经词语,往往采用夹注音义的方法,即在佛典正文中,将音义用小字直接注在该词下面,后来又把这些音义注释附在一卷的卷末。如《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所载第5号为《妙法莲华经》卷二,卷尾附有音义。第13号、第16号、第18号、第19号、第20号、第21号、第22号和第24号亦为《妙法莲华经》,各卷卷尾也附有音义^①。又如应县木塔发现的《妙法莲华经》卷一后附有“婆蹉”至“犍”二十个词条的音义,卷四后附有“磨”至“贸”十二个词条的音义^②。《契丹藏》中的《妙法莲华经》所据底本很可能就是这种早期写本。此后为了便于查检,又将这些字音与释义汇聚抄集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独立分行的只释一部经文的佛经音义。如敦煌卷子中所存的《大般涅槃经》(P2712、P3025、S2821、S3366、P3438、P5732、P3415)和《妙法莲华经》(P3406、S3082、S114)等一些佛经音义写卷。据我们比勘,敦煌文献中的单部佛经音义和大藏经中佛经所附音义都较《玄应音义》简略,这些音义可能出自《玄应音义》,也可能早于《玄应音义》。

据《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著录,北齐沙门道慧曾著有《一切经音》。此书今虽已佚,无以考证其内容及体例,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音义类著作之嚆矢。道慧之后又有隋代沙门智𡩊作《众经音》,今亦失传^③。隋代沙门昙捷曾为《妙法莲花经》撰有《字释》,据日僧中算《妙法莲花经释文》所引昙捷释文^④,大致为随文作注,如《妙法莲花经释文》卷上释“能度”之“度”载“昙捷云渡也,济也”,释“敬重”之“重”载“昙捷云直豕反”,释“未尝”之“尝”载“昙捷云曾也”。据道宣《大唐众经音义序》说,“自前代所出经论诸音,依字直反,曾无追顾,致失教义,实迷匡俗,今所作者,全异恒伦”,玄应当是在当时已有音义的基础上,参考这些佛经的音义注释,编纂成《玄应音义》,并创建了编纂佛经音义的体例。

4. 揭示日本藏佛经音义的渊源

上海图书馆藏日本天平十二年(740)五月一日《光明皇后写经》跋语一称:“考日本灵龟二年,当开元四年,八月遣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僧玄昉使中国留学,至天平七年(开元廿三年)而还,献乐律及藏经,至十三年,遂下诸州

①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崇宁藏》把各函解释经文词语的音义汇编为一卷,附于该函中。

②阎文儒等:《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年第6期。

③日本学者高田时雄考《法华经释文》释《法华经》卷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手脚繚戾”之“繚”载有“𡩊师云:宜为了字,谓子无两臂,不任统于事务,家业毕了,无所付委也。”由此引文可略窥其《众经音》之一斑。

④日僧中算:《妙法莲花经释文》,载《古辞书音义集成》第一辑第四册,汲古书院,1979年影印本。

写经造(塔)之令。盖自庆云、和铜以迄天平、神护、景云七八十年之间,写造最盛。”又跋语二称:“日本写经之风,莫盛于唐开元、天宝时。”^①今传存的奈良平安古写经与敦煌写经正好互补,成为海外记载与中国记述相印证的第三重证据和研究刻本藏经渊源的珍贵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开元录》以前写本藏经的形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②。

方广锬《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一文说,敦煌写经与日本所存奈良平安古写经两者也有一些较大的区别:“无论是正仓院《圣语藏》,还是天野山金刚寺、名古屋七寺、京都兴圣寺、妙莲寺等地的奈良平安写经,原本均为大藏经。虽然其后存卷有所散逸、缺失,但就其藏经的功能形态而言,依然比较完整全面,而敦煌遗书却为古代敦煌佛教寺院的弃藏,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出于各种原因抄写的一般写经,只有少数写卷属于古代的写本大藏经。”^③诚如方先生所说,敦煌遗书多为单抄零本,而日本藏佛经音义写卷也有一些是单部佛经的音义写卷,其中有的可能出自《玄应音义》。如《四分律音义》是玄应为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的佛门戒律书《四分律》所撰,编入《玄应音义》卷十四,慧琳转录于卷五十九,敦煌卷子 P2901 存有三条^④。法隆寺一切经中的《玄应音义》有卷十四《四分律音义》^⑤,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学术フロンティア实行委员会复制刊行的《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一辑中存有金刚寺本和七寺本《玄应音义》卷十四《四分律音义》,而宫内厅书陵部也藏有一卷本的《四分律音义》^⑥。就抄写年代而言,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这一卷本《四分律音义》可以说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写本。不同于其他写卷的是,这一写卷在释《四分律》第六十卷“值𑖦”的释文后有“遣羯磨”等六十六个词目及其释文,其他本皆无^⑦。又如《东域传灯目录》卷上载玄应撰有《大慧度经音义》三卷,慧度是梵语般若波罗密多的汉译,《大慧度经音义》即《大般若经音义》。此经共六百卷,始

①水谷真成:《佛典音义书目》中共列出相关书目十二大部,二百三十四种。有的一种实际包括多个版本。《中国语史研究》第12-41页,三省堂,1994年。

②10世纪末,日僧裔然(938-1016)曾入宋,并于北宋雍熙元年(984)将《开宝藏》带回日本,其后日本的中尊寺写经等不少写经均以该《开宝藏》为底本。

③方广锬:《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公开シンポジウム、仏教古写经の意义をめぐって——奈良平安写经と敦煌写经——”;2006年。方广锬指出敦煌遗书中真正属于大藏经的写卷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写卷属于一般写经。这是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别。

④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13页。

⑤古典研究会整理:《古辞书音义集成》第八卷,汲古书院,昭和55年(1980)。

⑥《古辞书音义集成》第二卷,汲古书院,昭和54年(1979)。川濑一马指出此是日本人撰述佛经音义的萌芽,见《增订古辞书の研究》,雄松堂,昭和61年(1986)再版,第14页。

⑦该卷的注文中有一些万叶假名和训,此盖为平安初期日本僧侣抄写过程中所附加者,属于带有“和风化”类的佛经音义。

译于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译完^①。据《东域传灯目录》所载,玄应仅为此经撰了一部分音义,《玄应音义》未载,可知此三卷音义尚是未完稿,盖玄应示寂时可能正在为此经撰音义,很可能未及将此经全部译完。考P3432背面《隆兴寺供养器物历》著录的114部佛经中有《大般若经》,道宣《内典录》卷五玄奘的译经录中也有著录,而《内典录·入藏录》中却未收,很可能道宣撰《内典录》时此经刚译成或尚未译完^②。日本所存佛经音义中有石山寺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可能是奈良时代元兴寺僧人信行所撰^③,筑岛裕《大般若经音义小考》指出信行的《大般若经音义》可能参照玄应《大慧度经音义》三卷而撰。沼本克明就此音义中与玄应所释相同词语的释文作了比较,指出全卷的释文形式和《玄应音义》完全一致。如两者中的“旧云”都是旧译经中经常使用的,“此云”“此译云”形式的释文也都相同,引用的书也都相同,认为是以《玄应音义》为基本资料撰成。日本来迎院如来藏中藏有《大般若经音义》的平安后期写本^④,沼本克明将其与石山寺本《大般若经音义》作了比较,指出其与石山寺本是不同系统的本子,如来藏本所据祖本忠实地保存了平安朝初期写本的原貌^⑤。《大般若经音义》中释文末尾虽有万叶假名的注记,但正文从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中摘出字、词、词组以及短句,用汉语标注字音,解释字义和词义,辨音释义,体例基本上与玄应、慧琳等音义相同而早于慧琳为《大般若经》所作的音义。

5. 考察汉字隶楷的动态演变

佛经的汉译正值汉字由隶书变为楷书的转型和俗字纷出的汉魏至唐五代,佛经在传抄中多用当时的俗字,如《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除收八千一百十个正字外,还收有三万一千九百一十三个异体字^⑥,因而可以说佛经的用字反映了汉魏至唐五代的用字实况,而《玄应音义》主要收释经文中难理解的词语,这就必然要涉及经文中出现的大量俗字和讹字。佛经传抄中的这些俗字和讹字在重译或后来传刻中受当时社会通用文字的影响会有或多或少的勘正,

①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疏》皆在卷一首释《大般若经》。据《东域传灯目录》卷上所载,石山寺一切经藏本《大般若经音义》很可能源自玄应所撰《大慧度经音义》的未完稿,石山寺本则是从玄应所撰中抄出的。

②方广钊《佛教大藏经史》认为《大般若经》“在《内典录》卷五玄奘的译经录中均已著录,然而在《入藏录》中却没有。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是否是道宣的疏漏呢?《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影响极大,忘记了未收入藏,这实在有点不可想象。”“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现传世的《内典录·入藏录》有缺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

③筑岛裕:《大般若经音义解题》(石山寺一切经藏本,来迎院如来藏本),《古辞书音义集成》第三卷,昭和62年(1987)第二版。

④古典研究会整理:《古辞书音义集成》第三卷,昭和53年(1978)初版。

⑤沼本克明:《石山寺藏字书·音义》,《石山寺研究》,法藏馆,昭和53年(1978)。

⑥李圭甲:《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韩国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00年。

这就造成传世佛经在反映汉魏至唐五代用字实况上的失真,而《玄应音义》在辨析这些俗字和讹字时必须实录照抄原文,准确地记载了佛经中的时俗用字。因而在反映汉字的演变上,《玄应音义》本身的记载就比今传本佛经的记载要更胜一筹^⑦,而《玄应音义》写卷和刻本的用字也有许多不同,且既有同一版本同一字的用字不同,也有不同版本的用字不同。《玄应音义》所释这些俗字和讹字在传抄中形成的各本异文大致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通用文字的使用状况。如果说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大体上保存了小篆的系统,那么我们可以说《玄应音义》本身的记载和各本的用字大体上保存了汉魏至唐五代汉字的隶变系统和用字实况,既记载了佛经中的时俗用字,又反映了传本用字的演变,人们从中能真切地了解到汉字字形隶变楷化的动态演变过程。

据我们比勘,写卷与碛砂藏本用字相同较少,而多与丽藏本相同。如碛砂藏本中的京,丽藏本、七寺本、金刚本作京;宴,丽藏本、七寺本作宴;师,丽藏本、七寺本作師;惠,丽藏本、七寺本作惠;棚,丽藏本、西方寺本、京都大学本作棚;耕,丽藏本、金刚寺本、东京大学本作耕;恶,丽藏本、七寺本作恶;闭,丽藏本、七寺本、金刚本、西方寺本作閉;雅,丽藏本、七寺本作疋等。写卷与丽藏本、碛砂藏本中的俗字大致由换位、换旁、增旁、类化、省笔、增笔、连笔、草化和形体相近的误笔形成,大体而言,写卷和丽藏本多用俗字,碛砂藏本用字则已趋于规范,多为今通用的繁体字。根据《玄应音义》写卷与丽藏本、碛砂藏本用字的异同可考察唐代正字运动前后汉字的使用状况和唐至宋用字的演变过程。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古籍研究所

^⑦参拙文《玄应众经音义所释俗字考》,《文字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略论一切经音义与大型字典的编纂》,《中国文字研究》第七辑,2006年。